



春发华 秋收实 60年届许琼玲北京 ——喜读《千岛风 香江情》

作者许琼玲：

1999年曾获庆祝国庆50周年《春笋杯全国散文诗歌大奖赛》三等奖及优秀奖。

2000年获高级编辑职称（正教授级）被收进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与世界人物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华卷第一卷下册》里。

1999年此书出版不久，作者阮衍章便寄送一册给我，在同窗好友中，我可能是最早获得衍章赠书者之一。当时喜出望外，从封面、封底、扉页作者简介到目录，迅速地浏览个遍、而后又细细地品读，继而连夜逐篇阅读。那久远的青少年时期曾经共同走过的经历又浮现在脑海中，激动之余，很想写点什么。但细读巴中校友、香港作家东瑞为此书写的序言，已经很完整地介绍了作者四十年对文学矢志不渝的追求，名家不仅很全面地对此书的优点作了很中肯的归纳，剖析了全书的精华，还对作者的为人品德、性情魅力特点作了概括评价。我等平庸之辈再谈感触便显苍白，说不到点儿上去更是相形见绌，便因此作罢。

最近再拿出这本书复读，颇有所感。正值纪念母校成立六



十周年拟出版专刊，在我就读巴中三年的同窗中，至今结集文学创作成册者惟有衍章一人，更值得为此书在纪念刊中留下点滴文字。

高一踏入巴中校门和衍章同班一直到毕业，他也任学生会主席和班长三年。我和他都是文学爱好者，两人各自在《中学生》《觉醒周刊》发表小说、散文等习作，但都用笔名，在级班里从不张扬。因此，彼此并不知晓。星期日我们一起编黑板报，直到我们在报刊上常用的笔名见诸于写给版报的文章时，彼此才恍然大悟。他悄声地问我：“《觉醒周刊》上的小玲子是你？”当时很矜持的我低声说：“文青的作品我都看到了。”他稚气的脸上莞尔一笑。就这样在志趣相投中开始了我们的友情，后来虽各奔前程、各有各的追求，但至今历经半个世纪，这份友情依旧。

读着本书中《

忆《荒地》育苗》一文，当年习作组的活动犹历历在目。《荒地》出版那一期，报社赠送20多份以代替稿酬，我们那时并不计较有无稿费，只要《荒地》一出版，报纸就在同学们手中抢着传阅。《我爱海浪》《稗子》在当年我就认真地阅读过，这两篇也是我所喜爱的衍章早年创作的散文。前者气势磅礴，描写细腻，作者把海浪赋予个性，象征前仆后继、坚强不屈、战斗不息的奋发精神。少年时期的衍章便观察细致，他把海浪的千姿百态和向岸上冲击的气势描绘得非常生动，让人读来犹如站在岸边感受到海浪排山倒海扑面而来的情景。在习作组组织的全校《纪念“五四”四十周年朗诵会》上，衍章上台朗诵了这篇散文，至今我还保存他朗诵此文的照片，那瞬间留下的姿势正是吟咏“海浪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打从汪洋深处，一队队雄赳赳气昂昂地

迈开雄壮步伐向海岸挺进……”时留下的。《稗子》则寓意深远，讴歌一种谦虚、正直和脚踏实地毫不张扬的品格。正如“文如其人”海浪和稗子的品格不就是衍章历经半个世纪在人生历程中所留给他所交往的人的印象吗？

衍章的为人品德是校友中有口皆碑的，他对所有交往过的校友、师长和印华文艺前辈都心存怀念之情，从这本文集中可以看出他诚挚、热心、坦荡的胸怀。收进本书《同窗情结》的十三篇陆续见诸于《巴中会讯》“东南西北”专栏的短讯足以体现衍章为校友会所倾注的感情。80年代初，他到香港之后，除了为生计奔忙外，联系校友、寻找失散的同窗旧友占去了他很大的精力。为《巴中会讯》撰写动态消息、每期带进深圳给内地校友寄送……最难能可贵的是，几十年来他乐此不疲地做这些工作，从不计较报酬更不为个人名利。香港巴中校友会90年代会员迅速发展至超过千人，并对内地的校友会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校友都具吸引力和号召力，甚至对兄弟校友会也产生影响，这里有衍章默默作出奉献的功劳。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

前面说到衍章观察细腻，在五篇《故乡游踪》的游记里更体现他的这个特点。第一篇《中东爪哇游记》写于1957年3月，其时他还是个初三年级学生，就能把一次旅行写得有声有色，足见他的文学潜力。如果说此文字里行间还显幼稚的话、那么后几篇在他80年代当《中国旅游》的编辑兼记者到内地所撰写的游记，则完全是成熟之作，文字隽永，描写生动，还把许多典故和史料很自然地穿插其中，读来使人如身临其境，还增长不少知识。

采写三位校友事业上的成就的《人物传奇》，反映了衍章踏实、认真、忠于事实的写作态度和他深入挖掘采访材料的记者的素质。三位校友中章民生和陈炳煌是我们同届同窗，我们也熟悉他们，但是要写出他们的奋斗经历和事业上的成就如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是难以成文的，正如厨师能做出精美的佳肴自有其独到之处是一样的道理。

人们常把春天和秋天比喻为少年和老年时期，衍章在少年时期就有作品见于报刊，而到中年以后才收集成册，这正是此文标题的涵义。此书对“巴中生”会倍感亲切，期盼他有第二本作品问世。